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十一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十三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載記卷第八

西涼

李暠 歆

夏

赫連勃勃 昌 定

後梁

蕭詧 歸 琮 巋 巖 岌 岑 瓛 蔡大寶 王操 魏益德 尹正 甄元成 岑善方 宗如周 袁敞

西涼

李暠字元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

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秉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弇仕張軌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暠少而好學性沈敏寛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吕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吕光末京兆叚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暠效穀令敏

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温毅有恵政推為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暠曰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暠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搆暠於業乃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暠使迎己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吕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

英豪有為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
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拒之可一戰而
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
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
業不足繼也暠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
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
因遣繇覘嗣繇見嗣謟以甘言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
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歆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

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暠素與嗣善結為刎頸交反為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沮渠男成又惡嗣亦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為涼興郡進暠持節都督涼興已西將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暠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暠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暠乃赦其境内建年為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父

祖涼簡公以唐瑶為征東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
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
右司馬張條為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為右長史張林為
太府主簿宋繇張謖為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謖加
揚武將軍索承明為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為武衛將軍
晉興太守氾德瑜為寧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為折衝
將軍河湟太守索順為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為騂
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為廣武太守陰亮為西安太守

令狐赫為武威太守索術為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初吕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讃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暠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暠觀之大悅又立泮宫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

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暠改元為建初遣舍人黄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稱藩求稟正朔暠謂羣僚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為衆賢所推何甞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鴟跱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為何如張邈贊成其議暠大悅曰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為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涫徵宋繇為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初暠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暠從姑梁褒之母養之其後秃髮傉檀假道於北山鮮畀遣褒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暠遣使報聘贈以方物暠親率騎二萬略地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沮渠蒙遜來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暠大怒率

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畧之戶初苻堅建元
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
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麐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
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暠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
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
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
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建
康願竭誠盡節為國輸力暠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

寮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暠許之於是使
儒林祭酒劉彦明為文刻石頌德既而蒙遜每年侵寇
不止暠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
是時白狼白兎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
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
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暠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
暠遣世子歆要擊敗之獲其將沮渠百年暠乃修敦煌
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

以威南虜畧以緯世之量當吕氏之末為羣雄所奉遂
啓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可成河
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秃髪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
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以自見詞多不載畧寢
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
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惙然當
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
之位者宜深誠危殆之機五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

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畧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死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暠世子譚早卒第二子歆嗣

歆字士業暠死時府寮奉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内改年為嘉興尊母尹氏為太后以宋繇為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為征虜將軍張掖太守沮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

沮渠廣宗詐降誘歆歆遣武衛温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為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蓼泉歆聞引兵還為蒙遜所逼歆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又伐歆歆將出距之左長史長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歆為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歆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

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畧事歸寛簡而更
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悲悴致災之咎實
此之由主簿氾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
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誡之改者雖危必昌
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元年三月癸
夘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
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兹春夏
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

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内多聚歛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敗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

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為楚所禽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

娱後宫嬪妃諸弟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為榮息兹奢靡之費庶可以弭災止變不然將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歆並不納歆立四年而宋受禪歆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歆聞蒙遜南伐禿髮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歆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距戰于懐城為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

太后明誨遂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為蒙遜所害歆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于酒泉歆之未敗也有大虵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内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為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下中轂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

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麤嶮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提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為橋潛欲決提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歆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為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

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曷以安
帝隆安四年僭立至宋高祖永初二年滅凡二十二年
二世三主
夏
赫連勃勃字屈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而劉淵之族
也曽祖虎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
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
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為諸部之雄石虎遣使

就拜為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衛辰令其子力俟提距戰為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克代來執衛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烏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

他斗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勲舊興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

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崘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名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

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長兄右地代為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為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隷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韃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為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衆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以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

有所憑藉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

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輿歎曰吾不用黄兒之言以至於此黄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驁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

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懐貪競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鋭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陜鑿凌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為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勃勃與姚興

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仗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又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

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偽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來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戸于敕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為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為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于黄石固彌姐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

以鎮之遣其尚書金纂率騎一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為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于定陽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為軍賞拜廣都為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弈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其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

戰于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二萬匹進攻姚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祿勲徙其三千餘戶于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常與漢魏為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為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漢皇聖略邁

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泰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為軍師中郎將乃赦其境內改元為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都城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

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懐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皆以黄金飾之列於宫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秉理而動上感靈和之

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恥為之而況萬乘哉

勃勃曰甚善徽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

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子而

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為氏或以

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為子是為徽赫

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

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

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鋭如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

為王后子璝為太子封子延為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又攻姚興將姚達于杏城二旬克之執達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以結和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報之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為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興將

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為侍中韜為尚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諶于雍城諶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又

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
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
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
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
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為
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為文而陰誦之名裕
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
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

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為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陜絶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

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
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
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
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
德為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璝至渭
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
而退屯劉廻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
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名外軍入于城中

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瓉夜襲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絶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灞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瓉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真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為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

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賈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潼關之曹公故壘克之執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羣臣乃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為壇於灞上僭即皇帝

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

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宫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興時元嘉元年也因刻石都南命其秘書監胡義周撰辭頌美功德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追尊其高祖訓兒曰元皇帝曽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

帝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勃勃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璝知之是歲以兵攻倫倫拒之敗死倫兄太原公昌襲璝殺之并其衆歸于統萬勃勃大悦立昌為太子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頼勃勃僭立十四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二年八月死偽諡武烈皇帝廟

號世祖陵曰嘉平

昌字還國一名折勃勃之第二子也始封太原公授雍州刺史鎮陰密以襲殺太子璝得為嗣既僭立改年承元魏太武聞勃勃死關中亂遂遣司空奚斤襲蒲坂中兵將軍周幾襲陜自將襲統萬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率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方燕羣臣聞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太武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將豆代田乘勝

帥衆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垣而出明日
魏分軍四掠殺獲數萬太武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
他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昌遣其弟
平原公定與奚斤相持於長安元嘉四年五月太武復
西伐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
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
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太武曰夫用兵
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

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計之得也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寛弛吾羸形以誘之若得一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復有黄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夾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言昌聞有魏師追其弟定定曰統萬城堅未易攻拔待我禽奚斤然後徐往内外擊之蔑不濟矣故昌堅守以待之太武患

之乃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宗正蛾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為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騎難犯宜避其鋒太武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舒陣為翼行五六里太武衝之昌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

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陣避之太常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已後軍已絶宜隱軍分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太武善之乃分騎為左右隊以犄之太武馬蹶而墜幾為昌兵所獲宗室拓䟦齊以身捍蔽太武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昌衆大潰魏師乘勝逐昌至城北昌遂奔上邽太武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城中人覺之諸門悉閉太武與拓䟦齊等入其宫中得裙繫之槊

上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昌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千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初勃勃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繡綺太武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奚斤追昌至雍不及而還赫連定聞統萬破亦奔昌於上邽太武還平城以常山王素鎮統萬留太僕丘堆與娥清使助奚斤擊昌五年太武復使將軍

尉建攻上邽㫾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疲糧少深壘自固遣堆行督租為㫾所襲堆敗還城㫾乘勝日夜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請斤決戰斤以馬少為辭頡曰㫾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㫾可禽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建選騎以待既而㫾果來攻城頡出應之㫾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㫾敗走頡追禽之太武使侍中

古弼迎昌至平城舍之西宮門内給以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昌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又封爲秦王後以元嘉十一年叛魏西走爲候將格殺之魏人并誅其羣弟

定小字直猶勃勃之第五子也始封平原公昌立進爵爲王定凶暴無賴昌之被禽也定收其餘衆奔還平涼僭即偽位改年勝光奚斤以昌爲偏裨所禽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

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定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定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定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清皆為所禽丘堆棄輜重奔還於是定復取長安定嘗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定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元嘉七年魏

太武自襲平凉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定自安定
北救平凉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定追之太武使高車
馳擊之定大敗走鶉觚原魏軍圍之斷其水草人馬饑
渴定引衆下原魏軍擊之定衆大潰定中重創單騎走
收餘衆西保上邽魏兵遂取安定太武還臨平凉克之
復取長安八年定遣其叔父韋伐攻秦主乞伏慕末於
南安以慕末歸殺之是歲定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
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凉王沮渠蒙遜而奪其地吐

谷渾王慕璝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定以歸明年吐谷渾送定于魏魏人殺之始勃勃以晉安帝義熙三年僭號至定二世三主凡二十有五年而滅

後梁

蕭詧字理孫蘭陵人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為武帝嘉賞梁普通中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詧岳陽郡王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武帝捨詧兄弟而立簡

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詧既以其昆季不得為嗣常懐不平又以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財貨交通賔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武帝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太清二年武帝以詧兄河東王譽為湘

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纘恃才輕詧州府迎候有闕詧深銜之遂託疾不與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蔑纘纘構詧及詧於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詧詧告急於詧詧聞之大怒及元帝將援建業令所部諸州並發兵赴都詧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出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穀名詧自行詧不從而方貴潛與元帝相知尅期襲詧未及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方貴懼謀泄遂據樊城拒命

詧遣軍攻之元帝乃厚資遣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隄而樊城已陷詧禽方貴兄弟黨與並斬之詧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伐江陵以救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詧曰以姪伐叔逆順安在詧曰家兄無辜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斾襄陽時攻柵不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軍主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以其屬降於江陵詧乃遁歸襄陽器械輜

重多没於健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
西魏時西魏大統十五年也西魏丞相宇文泰令其東
閤祭酒榮權使焉是歲元帝令柳仲禮圍襄陽詧乃遣
妃王氏及世子嶚為質請救宇文泰令榮權報命仍遣
開府楊忠為援十六年忠禽仲禮平漢東西魏命詧發
喪嗣位詧辭乃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策命詧
為梁王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
射蔡大寶守雍部而朝于長安宇文泰謂曰王之來此

頗由榮權乃名權見詧泰曰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
未嘗見失信詧曰榮權常道二國之言無私故詧今者
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宇文泰命柱國于謹伐江
陵詧以兵會之及江陵平泰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
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魏詧乃稱皇
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為昭明皇帝廟號高
宗統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為皇太
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巋為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

制度並同王者唯上䟽則稱臣奉魏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勲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守丈泰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武植泰外云助詧備禦內實防詧初江陵滅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詧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詧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詧之四年詧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

琳又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太守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詧詧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巋朝于長安六年四月大雨震其前殿崩壓三百餘人七年冬有鵩鳥鳴于寢殿八年二月詧終于前殿時年四十四是歲周保定二年也八月葬于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詧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

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遥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更不再著並皆棄之一幸姬媵病卧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為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詧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惏罔顧弔伐之義傒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悠

悠之人可門到戶説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
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讐也又誰與為國但魏之
精鋭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會
固請于謹等為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
而斃之撫江陵百姓而安之文武官僚隨材銓授魏人
慴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
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詧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
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則鄧祁

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
襄陽之地督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邑
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
賦以見志焉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未常不盱衡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
發背而死督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内典華嚴般
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周武帝又命
其太子巋嗣位年號天保

巋字仁遠詧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太皇太后薨謚曰元太后九月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二年其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元響為質於巋仍請兵伐陳巋上言其狀周武詔衛公直督荆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巋亦遣其柱國王

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巋大將軍李廣等亦為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衛公直乃歸罪於巋之柱國殷亮巋雖以退敗不獨咎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克巋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巋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髙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巋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明徹退保公安巋乃還江陵巋之八年陳

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巋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竟陵之青泥巋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為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巋巋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為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巋之十年皎將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既臣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絶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于周武

亦許之詔以基平鄴三州歸之於巋乃周平齊巋朝於鄴帝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巋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文帝拯救之恩幷敘二國艱虞脣齒掎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泣涕交流帝亦為之歔欷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吒列長义亦預焉帝指謂巋曰是登陴罵朕者也巋曰長义未能輔桀翻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巋曰當為梁王盡歡巋乃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為朕舞乎

歸曰陛下既親撫五紘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將帥皆密請興師與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以為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既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疋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歸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

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年入朝長安
帝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
雅天子屬目百僚傾慕帝賜歸縑萬疋珍玩稱是及還
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
長江相送旋反歸拜謝而歸五年五月寢疾薨臨終上
表奉辭并獻所服金裝劒帝覽而嗟悼歸在位二十三
年梁之臣子葬之顯陵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歸孝
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

儉約御下有方境內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並行於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琮字溫文性俶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為梁太子及嗣位帝賜以璽書敦勉之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誡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大

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名陳將宜黄侯陳紀謀泄琮誅之後二歲文帝徵琮入朝琮率臣下二百餘人入長安江陵父老莫不隕涕曰吾君其不反矣文帝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鄀州琮叔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廢梁國文帝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辠給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戸拜琮柱國賜爵莒

國公自督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是歲在丁未凡三十三載而亡琮至煬帝嗣位甚見親重拜内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緦麻以上並得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内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為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

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琮雖覊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弼深友弼既誅復有童謡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卒贈左光禄大夫子鉉位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為梁公鉅小名曰藏煬帝甚昵之以為千牛與宇文晶出入宫掖伺察内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宫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為宇文化及所殺詧之居帝位百寮追謚長子嶚為孝惠太子次子

巖封安平王岌東平王岑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琮弟瓛義興王瑑晉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以蔡大寶為股肱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為爪牙甄元成劉盈岑善方傅淮褚珪蔡大業典衆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翼人望則蕭確謝温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洋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廸

沈居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翊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人焉今載詧子巋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于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巋字道遠詧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詧之為梁王立為世子尋病卒及詧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詧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為主為總

管字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督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歸之五年
卒贈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督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
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
將軍封懷義郡公
瓛字欽文歸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荆州刺史
頗有能名崔弘度兵至鄀州瓛懼與其叔父巖奔陳陳

主以為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之為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詧歸等兄弟中並第三而踐尊位㺚自以歸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左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禽異奔㺚由是益為衆所歸字文述之討㺚也㺚遣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而遁㺚敗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于人家被執述送長安斬之瑒仕隋尚衣奉御瑒衞尉

卿秘書監陶丘侯瑀内史侍郎河池太守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
梁尚書儀曹郎南兖州别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
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
書干僕射徐勉勉甚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
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詧初出第勉仍薦大
寶為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詧出鎮會稽大
寶諮選曹求諮議不得以為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

為孫秀非人也詧涖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及梁元帝與河東王譽構隙詧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製衣元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元帝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詧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詧納之及詧於江陵稱帝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位柱國軍師將軍封安豐縣侯歸嗣位冊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歸之三年卒及

葬歸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為公謚曰文凱配食明廟庭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明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明推心委任以為謀主時人以明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體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明女宣城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左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秘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字敬道有至

行位散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簡有五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梁滅入陳為尚書庫部郎陳亡仕隋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髙母龔氏之外弟也性敦厚有籌略初為髙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及髙稱帝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為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

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荆州刺
史操既位居朝右每日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卒歸舉哀
於朝堂流涕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
也及葬親祖於尾宫門贈司空進爵為公謚曰康節有
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位中書黄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材幹膽勇過人詧稱帝進位柱國
封上黄縣侯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為公歸之五年
以益德配食詧廟庭

尹正其先天水人晉泫雍州正為其府中兵參軍禽張纘獲杜岸皆正之力晉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野縣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節之五年以正配食晉廟庭子德毅多權畧位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甄元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為簡文所知以録事參軍隨晉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領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元帝具申誠欵或有得其書送於晉晉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

元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詧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詡少沈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詧至襄陽詧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封長寧縣公及詧稱帝位散騎侍郎起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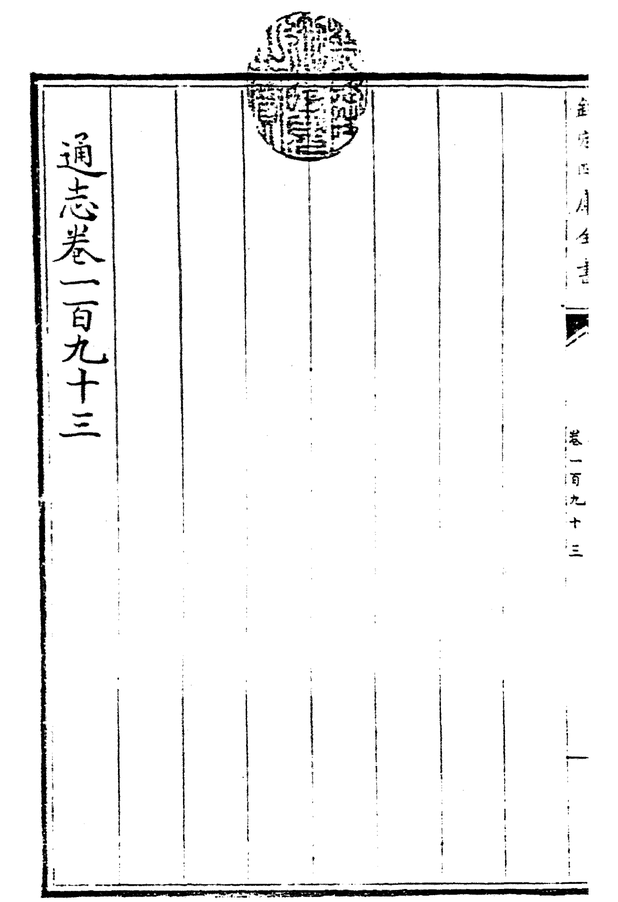
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詧委以機密卒贈太常卿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之利仕隋位零陵郡丞之象仕隋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詧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詧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詧又謂之如初如

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為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秖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州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寛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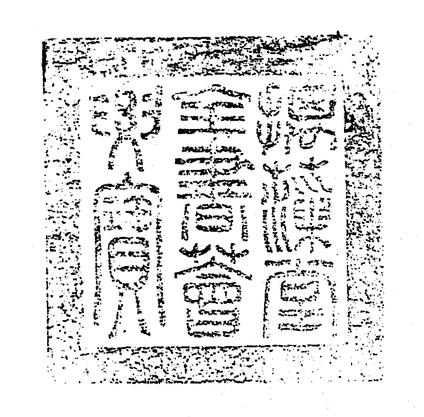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俊安成內史敞少有識量

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東今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周武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戶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



通志卷一百九十三

卷一百九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夏𤨏圻